

徐鑄成

舊聞雜憶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0

回憶與隨想文叢

舊聞雜憶

徐鑄成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一九八〇年·香港

徐 鑄 成

舊 聞 雜 憶

*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ong Kong Branch)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

1980年3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港幣十元

ISBN 962.04.0052.6



徐
铸
成



徐籌成先生近照

序

余鴻翔

徐鑄成兄要把從去年十二月份起在本報（《文滙報》）陸續刊登的「舊聞雜憶」專欄的散文編訂出書了！這是國內外研究、從事新聞工作人員樂聞的訊息。這本書也是特別關心中國新聞史的讀者喜見的一本新書。徐兄函囑本人寫一篇序，當然欣然從命。所顧慮的只恐拙文玷污了名著。由於徐兄和我深交逾四十年，先後在上海《文滙報》和香港《文滙報》三度共事，彼此昕夕磋商應付相當長的艱苦時日，一切也就在所不計了。

徐兄從事新聞工作的三十年（一九二七——一九五七），經歷了無數次的歷史巨變，滄海桑田，躬逢其盛。一個正直的新聞戰士，可稱得上用武有地了。作爲一個知交，對徐兄的報人本色，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深明正義，辨別是非，埋頭耕耘，忠於讀者，給我的印象異常深刻。回溯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文滙

報》於上海創刊不久，徐兄進報社擔任總主筆主持編務，真是忘我工作，全身投入整個編輯部。每晚忙於看稿和編稿，做到新聞突出，版面美觀，還要親自執筆寫評論，行文雋永，深入淺出，針對時局，有如鋒利的匕首。因此受到各階層的廣大讀者所歡迎，報紙也由日出一大張，逐步增刊至五大張。幾個月後又出版《文滙報》晚刊，可稱一紙風行。直至一九三九年五月，迫於形勢，《文滙報》日報晚刊決定停刊。停刊的前一天，徐兄仍堅持崗位，發佈廣告，揭露邪惡勢力的陰謀，遍告讀者，胸襟磊落，舉止光明，為社會人士所敬佩。

此後，一九四五年九月和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又和徐兄在上海《文滙報》暨香港《文滙報》再度、三度共事。徐兄的寬恕待人，梗直與良知，確是數十年始終如一！令人惋惜者，就是這樣一位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而且有貢獻的報人，從一九五七年起，被奪筆竟達二十年之久！

然而，歷史畢竟是鐵面無私的！作為一個報人，肯定徐兄是深信無疑的。可喜的是，在祖國走上法治的今天，徐兄同許許許多的資深文藝人士，新聞戰士一樣，文章和著作，又能得以重見天日了。

事實證明，《舊聞雜憶》的刊印和發行，意義至為深遠。

一九七九年七月於香港

自序

徐鑄成

難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後，總覺得心急火燎似的，想寫點什麼，以貢獻於新的長征。

「雪藏」了二十多年的禿筆，要寫應時之作，自然不可能。於是，就開始寫「舊聞雜憶」，翻箱倒篋，把腦子裏的破爛都倒出來，讓讀者揀選，看有什麼可以保留的一鱗半爪沒有。

不少老朋友看到後，來信給以熱情鼓勵，說難得到了這樣的歲數，記憶力還這麼強。我只得暗中說聲慚愧，在這裏交代一段秘密：

一九六八年春，我被陳伯達、姚文元控制的《紅旗》雜誌再一次點名批判，並「欽封」為「鼎鼎大名……」，從此以後，我於奉命檢查之餘，偷偷地把畢生經歷，回憶記錄下來，積久約得十餘萬言。寫下這些的目的，倒不是爲了想「翻案」，

也的確沒有想到還有天日重光的今天。只是想如實地向子孫們交待，讓他們細細審查我的一生。

這就成爲我今天寫舊聞的底本。自然，也有不少是兩年多來看到一些新生事物，撫今追昔，觸發而寫出來的。

我從事新聞工作，開始於大革命失敗以後的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五七年被奪去了筆，恰滿三十年。

這三十年中，我們偉大的祖國，經歷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三個歷史時期，天翻地覆，建立新中國，隨後開始社會主義建設。

就我個人來說，這三十年的經歷，是既簡單又複雜。始終從事新聞工作，而且一直在《大公報》、《文滙報》這兩個報裏兜來兜去。這是簡單的一面。另一方面，我曾參加開創（組織編輯班子，領導編輯工作）五個（次）報館，——抗戰時初創的上海《文滙報》，勝利後的上海《大公報》，香港《文滙報》，《教師報》和一九五六年復刊上海《文滙報》。也曾親手埋葬（被封、被迫，有的出於自動）五個（次）報館，——抗戰時孤島的上海《文滙報》，太平洋大戰爆發後的香港

《大公報》，桂林《大公報》，解放戰爭期間的上海《文滙報》和一九五六年春上海《文滙報》的一度自動停刊。真可說是飽經滄桑了。

從當練習記者開始，直到主持「筆政」，中間曾採訪從體育新聞到政治新聞，從國內到國外——朝鮮和蘇聯，並曾編輯過教育、經濟、副刊、要聞各種版面，也可說從跑龍套到生、旦、淨、末、丑各種角色都扮演過了。而即使在主持「筆政」的二十整年中，也沒有忽視過採訪工作。記得張季鸞先生曾說過，新聞記者最根本的職責是「記」，如果當了老記者就忘記了「記」，那就剩下一個「老者」，失去記者的天職了。所以他在逝世的前幾個月，還扶病為新創刊的桂林《大公報》草擬重慶專電新聞稿。我一直記住他這句話。在我擱筆以前，「訪蘇見聞」還沒有寫完。

我把三十年中在新聞工作崗位上的親歷，一一回憶，揀取自以為值得貢獻的東西，都記錄下來，讓關心中國近代新聞史的人們加以挑選，也許可以從中揀出一點半點的素材，像從破爛裏揀出一把破木梳或一柄斷了骨的扇子一樣。而對於正在摸索的中國新聞工作的道路，也許可以從中吸取一鱗半爪的經驗和教訓。

三十年，跨越四個歷史時期，親身經歷了不少重大的歷史回目，作為新聞記

者，當然應該比一般人了解得多些、深些，或者說更真切些。也接觸過各式各樣的人物。在革命領袖方面，毛主席曾接見過我一次，周總理曾三次約我親切交談，曾聽過渾代英的十分動人的演說，我到北京讀書時（一九二六年），魯迅恰在那年離京赴廈門講學，因而失去受業的機會（他原在師大也有幾點鐘課），却在他入京探親時，聽到他在師大風雨操場的一次講話。唯一遺憾的是，沒有見到過孫中山先生。此外，革命鬥士，文化學術界人士，接觸的不算少。在國際領袖方面，見到過金日成將軍和胡志明主席，也看見過莫洛托夫、馬林可夫、卡岡諾維奇這幾位，正在他們被搞下去的前夕。至於國民黨方面，從蔣氏父子、二陳、孔、宋到正牌、雜牌軍人，而政客、官僚，接觸過的就更多了。反面人物，和汪精衛談話不只一次，溥儀和鄭孝胥在他們未出關前，也曾有一面之緣。而且，還有幸和赫魯曉夫談過一次話。總之，三十年來的接觸面是相當廣的，由於職業的關係，積累了不少第一手的史料。

自然，這裏面未必有多少珍奇瑰寶，如果要求不太高，從中覓取一些現代史的片斷資料，也許不致十分失望。

寫的都是親身經歷，耳聞目睹，不加增飾，不摻入道聽塗說，既無榮寶齋的水

墨複製，也擯棄羅振玉式的自製古董。對人、對事，都力求其真實。對己，既不妄加油彩，也不亂塗白粉。自然，由於年深日久，憶記不免有遺忘或失真之處，加上水平有限，寫作不生動，詞不達意，剪裁評議，只憑一孔之見，所有這些缺點，不僅在所難免，而且肯定是不不少的。

這些回憶錄，香港《文滙報》還在繼續連載下去。已發表的和不便在報上刊載的，約有十餘萬字，我把它重加修訂，編成一冊，三聯書店願意出版，因此先作爲第一冊付梓。

一九七九年五月於上海

目錄

序	余鴻翔	一
自序	徐鑄成	四
記百歲老人何香凝		一
李任潮的妙喻		六
馮煥章的風趣		二〇
龍雲的脫險抵港		二五
一條沒有發表的獨家新聞		二六
我的第一次看報		二四
邵飄萍與徐凌霄		二六
凌霄談戲		三三

梅蘭芳談他的傑作	三四
王瑤卿談梅蘭芳	三七
記孝隱女士	四〇
我的第一次投稿	四四
王國維與梁啓超	四六
舊清華生活片斷	五三
羅家倫與吳南軒	五五
北京的圖書館	五九
記《羣強報》	六四
故宮和頤和園	六七
第一次採訪	七〇
再訪東北	七五
初見張學良	七六
二十年代的「四公子」	八三

曹、章、陸	六六
朝陽大店	六九
北京的公寓生活	七二
逛琉璃廠	七五
我的教戲老師	九八
劉寶全與張壽臣	一〇三
初期《大公報》編輯部	一〇七
人間魔窟	一一一
張恨水與劉雲若	一一五
溥儀、鄭孝胥、汪精衛	一二八
當時北方農村一瞥	一二四
和蔣經國的一段交往	一三六
永久黃和范旭東	一四四
初遊香港	一五九

三十年代的廣州之夜	一四四
章行嚴談他的一段舊事	一四六
「九一八」事變	一五三
漢口的水和熱	一五五
「非常會議」點滴	一六一
「特稅」世界	一六四
報業大觀	一六七
談《大光報》	一七〇
吳國楨及其故鄉	一七五
記詹「法師」	一七六
何成濬與葉蓬	一八三
珞珈山與張學良	一八八
回憶楊歷樵兄	一九二
嚴獨鶴與周瘦鵬	一九六